纳米比亚沙漠的壮丽星空

何亮亮

去纳米比亚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纳米比亚沙漠的壮丽星空，却毕生难忘。

纳米比亚在南非北面，面积超过80万平方公里，人口260万，曾经称为西南非洲，1990年脱离南南非，成为独立国家。该国政治、经济和民生都比较安定，旅游资源丰富。

从中国香港搭南非航空的班机经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转机到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从首都往北驱车300多公里，到索苏斯雷，这是著名的红色沙丘地区，也称红色沙漠，极目远眺，一望无际，尽是暗红色的沙丘，还有一些不同的地貌，将是第二天的观光项目。红色沙丘既然出名，一定是有道理的。

沙丘内有一座因地制宜而建造的旅舍（Sossus Dune Lodge），从外面几乎是看不出来的，汽车接近目的地后，能注意到在暗红色的沙丘上，坐落着一排土色的低矮建筑物，几乎与沙丘的地貌融为一体，令人感受到旅舍设计者保护环境的用心。旅舍内部整洁，水电洗浴卫生设施齐全。

傍晚到达沙丘，晚餐之后，走出旅舍的房间，当时是二月份，在南半球是夏天，但是纳米比亚没有酷暑，沙丘更是日夜温差大，晚间到室外，还要穿件外衣。

抬头一看，忽然就被震惊了，真正的震惊，生平首次。整个天空全部是星星，无数的大大小小的、闪闪发光的星星，布满了视力所及的全部星空，星星就在头顶上，就像要压向我所在的这个地方，这是从来没有见过，也无从想象的景象，在地球上，在人间，居然可以看到这样壮丽的星空，无法形容，无法描绘，这种在精神上被震惊、接近休克的状态，实在是太神奇了。

我驻足良久，无法将视线离开天空，一时脑中空白，旋又回过神来，从各个方向再看天空，天空全是星星，真是一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离开此地之后，也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再仰望星空了。什么是星空？这就是星空，空中布满了星星，在地面上完全没有光的污染，只有在这样大面积的没有人烟的沙漠上，神奇的太空才会毫无阻挡地呈现在眼前。

在星空下觉得自己是如此渺小，这样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但越来越远离大自然，人们只能从影视、书本或网络了解星空，在生活中无法真正仰望星空，像纳米比亚的沙丘这样能够在夜晚与星空为伴的地方已经屈指可数了。

我没有拍照，但是脑海中已经牢牢地留下了仰望壮丽星空的记忆，觉得此生无憾。

张謇是了解弟弟张謇的

张光武

有一种人，在他的生命过程中，也许会偶尔怠懒，他自己才知道的怠懒，譬如公余的郊游踏青，访友饮酒，赏梅观剧，吟诗做对。这种怠懒，在神倦或失意时也时而有之。但，他从不言放弃。一直。始终。

张謇是了解弟弟的。私心里，他觉得，张謇的从不言弃，是一种强者的坚持，是事业成功的利器。然而，木直中绳，若不能粲以为轮，即便你木质再硬，最后仍要着了皎皎者易折的道。等到外力强令你退出、令你放弃时，你生命内部的选择必是彻底弃去，风物长待后人画，我赴蓬莱照汗青。这是下意识，潜意识，也是必然。

那是个农历六月的清晨，一宿未曾好睡的张謇出现在姚港，他是乘坐独轮车去的。许多年了，张謇出门时的交通工具一直坚持用独轮车，那是一种中国农村代步的交通工具，据说是诸葛亮发明的，就是书上写到的木牛流马。这种独轮车行驶时叽咯叽咯响个不停，构造前头尖，后头两个推把像羊角，南方人叫它羊角车。古时候女子婚后回娘家，用的就是这种独轮车。张謇对独轮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记得父亲年纪大时也坐独轮车。以前父亲乘坐独轮车，遇桥即下，过桥后再走上几十步才坐上车，他说，人心比人心，我不是怕车子万一倾斜跌倒，是坐车的人要体谅推车的人，不能让他太劳苦了。张謇觉得，他每坐一次独轮车，就是把父亲的话温习一遍。

骄阳已经渐渐浮出江面了，爬至空中，变成一个炽热耀眼的火球。一阵带着热力的江风吹拂在张謇苍老清癯的脸颊上，把他花白的胡须吹得像一把凌乱的毛刷子，汗珠已经开始从额头、耳根和颈项渗出，张謇习惯地抬起肘子，用衣袖抹一抹脸，那形样依然是老农，不是状元张謇，不是名满天下的张四先生、张南通，就是老农张謇。

张謇太熟悉姚港了。当年创办纱厂之初，他为寻找建港地址费尽心机，从狼山脚下登舟沿江北上，先后考察了姚港、任港、芦泾港，最后选定了能进潮、能排涝、好行船、港口水深流稳、航道宽阔不淤，能容长江船只航运避风的天生港。经过那段时间的考察，他对姚港太熟悉了。以后，每逢汛期，只要他人在南通，总会陪着张謇一起到姚港的江堤上走一走，保证棉纱、盐垦，保证民生大业，水利码头等重要设施的安全，他们弟兄俩对治水防坍从来没有掉以轻心过。保坍会会长是张謇，其实也是张謇。他们弟兄俩从来如此，顶了一个人的名字上去，其实是两个人的心力一道使上去了，这世上再无第二例。

此时，滔滔白浪在张謇脚下翻腾，一如他起伏的心绪。今年的汛期来得早，不能不预作防范。暑溽如蒸，此前，他已经得了感冒，又多日没有睡好，病体未愈，但不自知，出门时还带着寒热。此刻，他拖着支离病体，走走停停，有时还蹲下身子，他察看江堤，亲视危险路段，他计算着需用的石料，忧心着江堤的坍塌，他本是不应该来的，但他从来有着一种不肯服输的生命力，怀着浩渺的心事和不甘折服的斗志，他用深情的目光摩挲着脚下白浪拍岸的江堤，这是他毕生挚爱的故土，是他践履民生大业的精神家园。他是一个从不愿闲着的人，无论是在他人生的巅峰期还是受挫期。他早已习惯忍受失败，这是他品格伟大过人之处。

他行走在江堤上，迎着江风，迎着烈日，喃喃地吟唱着：

“吁嗟吴与越，动受四面牵。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

他流泪了，他动情了，他想挺直身躯，如同一个斗士，但他发现自己的四肢有点不听使唤，他抬眼望着浩渺的江面，他看见江面上有一叶扁帆向他驶来，那帆是白色的，白帆下站着个人，像是父亲张彭年，又像是三哥张詧，他用手做个喇叭状，努力地朝着江面叫唤，但叫不出声来，那白帆也变得模糊起来，他觉得奇怪，但脑子重重的，眼皮也耷拉下来，他开始渐渐失去知觉，他倒下了！

这一天，1926年农历6月23日，张謇倒在了姚港江堤上。他曾经说过，事由我做起，功不必我见。这句话，似乎在冥冥之中注定了他的生命必定会倒在事业途中，而不是终点。

张謇得的是伤寒症。伤寒发病，常因素体虚弱，劳倦神乏，起居失常，寒温不适导致正气虚亏、被外邪侵犯成病，劳倦神乏，起居失常，寒温不适，正是张謇得病的原因。

濠南别业，张謇家。他的三哥张詧，还有他的独子张孝若、他的侄子张敬礼，一直，轮番地，守护在他的身边，眼看着，这个曾经那么坚强、那么自信的生命，看着生命的勇气、生命的热望，一点点地，在他身上冷却，消亡。其实，许多人只看到了事情的表象，或者，看到了他们能够看到的那一面。

一个强大的生命，一个伟大的生命，带着崇高的使命来到这个世上，一辈子，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去做，认定目标，奉献自己的全部才智，舍身喂虎，无怨无悔。他非常清楚，这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活着的全部意义。后来，他也变得越来越清楚，在他有生之年，他已无法看到这个目标实现，甚至眼见他付出的努力，做成的事业将遇到不可逆转的挫折甚至中断。最后时刻来临，有一种来自生命内部的力量，开始消蚀他自己，一点一点，直至生命之火最后消亡。知道这一点的，除了他自己，恐怕只有一生与他生死与共、蛩蛩相依的三哥张詧了。

从在姚港江堤倒下那一天起，张謇与伤寒抗争了20余天。

农历7月17日。此前一天，雷电轰鸣，大雨如注。第二天上午，云开雨住，张謇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已是弥留，仍牵挂时局，似有无穷心事未了，张詧凑近他耳际，含泪轻声嘱咐：“你来有所自，去有所归，看来时机已到，要把定神志，好好地归去吧！”

张謇微微点头，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这是英雄的诀别，知弟莫若兄，知謇莫若詧。张謇的生命离去了，张詧的心死了。

大地像一幅画，那就是亚美尼亚

——行脚印迹

戴大年

马不停蹄的亚美尼亚之行虽然有点青蜓点水，但这个横亘在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山地之国依旧让我铭记于心永释难忘……

首都埃里温坐落在拉兹丹河畔的山坡上，风景迷人。因其盛产彩色花岗岩与大理石，故而城市建筑大多绚丽多姿。那天上午，我们沿着热闹的步行街信步，忽然眼前出现一座硕大的建筑，依山势而建，似瀑布而下，充满艺术动感的石砌阶梯上，刻满了花纹，其视觉之震撼，创意之别致，至今想起依旧叹为观止。加尔尼村位于埃里温郊外，在村里我们体验了一餐亚美尼亚“农家乐”。

弥漫着斑驳阳光的葡萄架下，铺着绣花餐布的长桌，摆满了瓜果食品。走进厨房，几位和善的亚美尼亚大婶围坐在热气蒸腾的圆形土坑前，烤制着薄饼，香气扑鼻……此景像极了新疆维吾尔族人做的馕。这是亚美尼亚人的主食，名叫“布利”的大饼。这种食品源于格鲁吉亚，因为好吃，便在亚美尼亚扎下了根。

说起白兰地，很多人会想起法国的科涅克，它是世界最著名的白兰地之乡。但很少有人知道，亚美尼亚的白兰地，也是闻名于世的佳酿。

埃里温的亚拉腊山白兰地酒厂占地很大，还建有专门的博物馆。素来不饮酒的我望着地下深处的一个个大酒窖和一排排酒桶，倒也肃然起敬。这里生产的ARARAT白兰地，是除法国外，唯一可以冠“干邑”之名的顶级美酒。当年雅尔塔会议时，斯大林将此酒送给丘吉尔，从此成了英国首相的最爱。

亚美尼亚虽然是山之国，但又座拥着著名的塞凡湖，此湖是高加索山区最大的淡水湖，被誉为“高加索之明镜”。塞凡是突厥语，意为“蓝水”之意。雪山环湖，碧水湛蓝，我们登船远游，湖面如镜，四野静谧，岸边水鸟疾飞，绿草如茵……在这人烟绝少的高山湖泊中放飞心情。渐渐的，便感觉自己已与这蓝天、湖水与群山融成了一体，心情越来越放松……

湖边山顶有座建于4世纪的教堂，在苍穹下凸显岁月沧桑，此乃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循曲曲弯弯的鹅卵石山路费力攀登，巧遇一位面容庄严、美髯拂胸的胖牧师，攀谈甚欢。他说，古修道院里有棵数百年的古树，当地传统，谁能从窄小的树洞里顺利钻出，即为有福之人。于是大家忘记疲惫，一路紧跑，果然见一棵大树，依然枝繁叶茂，伟岸挺拔。下端则现一窄洞，呈弯曲状。本人紧缩身体，敏捷地穿出树洞，心中窃喜。

在崎岖的山道上车行一下午，在傍晚时到达高加索群山中的一个海拔两千多米的山顶酒店。据说，酒店是几十年前苏联建造的。酒店宏大巍峨，装饰奢华，金碧辉煌，可惜游客稀少……

一夜无眠，次日清晨，在山坡上，远眺晨曦初露的高加索群山，忆起年轻时读过的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皮却林在高加索的故事，心潮起伏，感怀不已。

是日，我们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前苏联时期著名的米高杨兄弟故居博物馆。米氏兄弟均从这人迹罕至的大山里走出，老大长期任前苏联要职，老二则是著名的米格系列飞机的总设计师。简简单单的二层木宅，放着些图片及模型，宅外小院摆着一架锈迹斑驳的老式米格飞机实物，好在无人，我们忙不迭摆造型拍起照来。

水乡朱家角（油画）

侯传友

神秘的老羌城

王禹浪

2017年5月，我在黑龙江右岸小兴安岭山地的考古调查活动中，发现和实地踏查了黑河市郊区的神秘老羌城。在前往老羌城调查前，许多地方史爱好者向我们提供了众多关于老羌城的线索。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跋山涉水，终于在公必拉河左岸小兴安岭的山地上发现了老羌城古城。这是由两座山城组成：分别坐落在小兴安岭贴近黑龙江流域右岸与瑷珲盆地接壤的山崖之上，三面濒临黑龙江支流公必拉河左岸。老羌城分为南、北二城，分别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西沟村迤西3.5公里，西南7.5公里公必拉河左岸的陡崖之上。漫步在古老的老羌城城垣上，令人浮想联翩。城垣全长近400米，分别修筑有三个半圆形的马面，马面的外围有二道护城壕。值得注意的是“壕”而非“濠”，亦即无水之壕，也有冠之于“壕堑”的称谓。

我率领的考察队此行主要目的是要找到连接俄罗斯境内结雅河流域与我国境内乌裕尔河流域的金代蒲裕路通往北方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驿站，以便探索北方丝绸之路是如何从北魏龙城，即今辽宁省朝阳市出发，沿嫩江流域向北延伸过黑龙江而至结雅河流域继续向北，老羌城恰恰是我们要寻找的重要位置。关于“老羌城”的来历，清人徐宗亮等撰《黑龙江述略》载：“中俄在大黑河屯通商，多以俄帖交易，谓之羌帖，以银易帖，与中国帖价略同，冰合则贱，冰泮则昂，以行销畅滞之故，而中帖则不行也。俄本羌种之遗，各城有老羌瓜、老羌菜、老羌斗诸名，皆自俄境来者，讹羌为枪。”依据考古学遗址命名的习惯，我们将“老羌城或老枪城”改称为西沟古城。

从西沟古城濒临黑龙江中、上游结合部右岸支流公别拉河的中、下游左岸的地理位置上看，这是中俄边境地带小兴安岭北部较为重要的古代民族筑城。西沟古城地势险要，形制复杂，规模宏大，并有由大、小两座山城组成，扼守着公必拉河横渡黑龙江通往黑龙江左岸的水陆要冲之地。尤其是小西沟古城更是坐落在通往肥沃的瑷珲盆地的隘口，站在小西沟古城的山口可以眺望开阔的瑷珲平原，而瑷珲平原隔黑龙江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境内的结雅平原与布列亚平原，即所谓清代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之地。

由大、小西沟古城沿公必拉河上溯，沿着山谷可以直达嫩江上游和乌裕尔河流域的金代蒲裕路与乌古迪烈统军司。应该说这里是我国东北腹地松嫩、松辽大平原通往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左右两岸，结雅–布列亚河盆地与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如此重要的两座古城，在过去的岁月中虽有多次考察活动，多属猎奇与攀岩活动。学术界始终未能从黑龙江流域古代筑城与北方丝绸之路带的历史地理空间、行政建置沿革、道路交通的角度对该西沟古城给予必要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因此，揭示西沟古城的历史之谜，则是本次学术考察的重要发现。根据古城的结构与特征经初步鉴定，古城始筑于隋唐的北室韦，经黑水靺鞨与辽金沿用，是一处历史悠久沿用时间较长的一座城池。

2017年6月，我们在瑷珲历史博物馆陈列中发现了一方金代“经略使司之印”，其上标有“西沟古城出土”，印文为九叠篆书，充分印证了这座古城在金代属于最北部经略黑龙江流域的经略使司所在地。

十日谈 跨越千年的发现

克孜尔石窟位于悬崖上，明请看本栏。

责编：徐婉青

春日

宜人

古人更接近自然，更能从中发现美。宋代诗人张榘《春吟四绝》第三首云：“花露半干红人户，竹风微动绿侵床。翠屏残梦不知处，幽鸟数声春日长。”春天好睡，一个梦接着一个梦地做，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隐隐约约，听到鸟儿的呼唤声，才缓过神来。迷迷糊糊的，感觉窗外的红花和绿竹在风中探头探脑，也都在唤醒自己。终于醒了，蓦然发现，春日是这般悠长，如此美好。